

# 孙犁与工人作者

侯军

在孙犁的办刊理念中,深入生活,贴近实际,采撷鲜活的生活素材,真实反映现实中的人物和故事,始终是其对副刊作品的一贯要求。

翻开孙犁文集,在乡村办刊时,他写过《和下乡同志们的通信》,进城办刊时,他写过《略谈下厂》。这些都是作为编者的他,给予作者们的及时、切实指导。

## (一)

孙犁在《文艺周刊》创办初期,特别看重来自工业生产一线的生活报告,在他看来,生活报告乃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和基础,也是发现和培养新的工人作者的一条重要途径。

他曾有一个特别殷切的期许:“如果我们能有十篇几十篇关于天津各个产业的深入全面的带有思想性的生活报告,那不只是我们编辑工作的收获,而是整个工作的收获。”(《孙犁文集·补订版·卷五》第397页)

他曾恳切地向作者们发问:“今天的工厂现实生活,是处在新的、激动的、充满斗争的转变时代,它不同于农村生活,也不同于过去的工厂生活。我们不能写出这样一种气派的工厂小说吗?”(《孙犁文集·补订版·卷五》第395页)

为达致这样的目标,孙犁对于发现和培养工人作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对铁路工人阿凤的具体而微

的点拔、扶携和培养。

事实上,他的《关于生活报告》一文,就是对阿凤一篇散文的具体评点。孙犁的文章与阿凤的散文刊发在同期《文艺周刊》,可以说是专为推介这篇散文而配发的一篇评论。

在这篇文章中,孙犁明确回答了“生活报告是不是文学作品”的问题:“有人会说,这不是成了一篇文艺作品吗?我们是希望生活报告都能成为文艺作品的。但这一篇毕竟还不是一篇小说,它还可以修饰,还可以发展,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它是一篇好的生活报告,一篇文艺作品。”(《孙犁文集·补订版·卷五》第398页)

这篇文章写于1950年3月,距离《文艺周刊》创刊不过一年多时间。孙犁对于出自工人作者之手、刚刚萌发的作品,如此呵护,如此精心点评和推荐,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 (二)

另一位受过孙犁点评的工人作者,是以写短篇小说见长的万国儒先生。

在《编辑笔记》中,孙犁在谈过阿凤之后,紧接着就对万国儒写了这样一段评论:“另一位工人同志的小故事,有很多篇写得很活泼。他的故事的取材比较广泛,文字也是很流畅的。他知道注意表现比较重大的事件和比较突出的人物。但有些篇,在结构上,有时也显得类似,描写有时显得肤浅,不够展开和深刻。但他的故事都是比较完整的。我觉得这位同志应该加强故事的广阔性,对人物的刻画,再多用一番力量;对主题

## (三)

据当年孙犁编辑《文艺周刊》的重要助手李牧歌回忆,孙犁“对青年作者写作的培养也十分重视。每周请十多位以至二十多位作者到报社来开会,时间安排在晚上或周日,让他们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和对‘文艺周刊’近期发表的作品想法、意见。”(《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下册,第1121页)

在这种有针对性的作者会上,孙犁每次都做一个总结性发言,很受大家欢迎。这些发言要点,大多被整理成文,公开登在《文艺周刊》上。

重读孙犁当时在业余作者会议上的一篇文章发言,会看到,他对许多新作者,都是如此关注如此倾心如此中肯地评点和指导。譬如,他评纺织工人大吕的新作:“大吕同志写过一篇《田玉兰搬宿舍》,新事并不多,但所写的工人的生活谈吐,家属住房的历史上的问题,都很生动;把棉纺工人特征的习惯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必须全面的熟悉生活,才能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对真实的追求,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生活。”(《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第218页)

再如,他评陈祥淑的小说,她是一个纸厂的工人业余学校的教师,先后写来两篇小说,第一篇不太成功,第二篇《家属工作组》比较成功。孙犁评点道:“这篇作品是写几个女工怎样做家属工作,业余学校的教员,就是作者自己也参加了……因为是自己参加了的,自己就是故事的一个成员,直接和故事里的其他人物的过关联……对于人物就不只是看到了她们的形体,而且观察过她们的面色;不只听过她们的言谈,而且掂量过她们的语气的。这样就是生动的故事,而且是符合运动实际的故事。这是一个基础,凡是切实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卷五》第423-424页)

此外,他还评点过古冶车辆段工人郑固藩的小说《围剿》,纸厂工人刘西午的小说《破布》、私营仁立毛呢厂的职工陈慧翰的小说《生产委员》和《觉悟》以及王淼石的《勇敢的孩子》……

如果把《文艺周刊》比喻成一个园林,那孙犁就是在这里勤奋耕耘的“首席园丁”;如果把报纸副刊比喻成一个舞台,孙犁就是这个舞台幕后的监督兼导演。他看着在自己的园子里,枝繁叶茂地成长起一茬茬新苗,收获了一批批硕果;他目送着在这个舞台上初显身手、业满出师的一个个新角儿,成功了,出名了,走向了更大的舞台,他打心眼儿里开心。



3月8日,人们在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公园观赏樱花。

近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公园的樱花进入盛花期,吸引游客前来观光赏花。目前,顾村公园樱花种植面积达1500余亩,樱花品种110种,樱花数量16000余株。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 早樱开放春意浓

# 相信

明晓东

风撕扯着大地  
天空阴沉  
雨水正在浇灭心头的火  
远处有小行星撞击  
火光四射

一万匹马也拉不回春天的背影  
河水暴涨  
冲刷了多少世相  
怀抱多少乌云就有多么沉重

冬天正迅猛掠去  
一只鸟  
世间尚存的温暖  
急匆匆地欲奔赴理想之境  
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  
关切地把浓浓的母爱搅匀  
一层层地给车里的婴儿涂上圣洁的光晕

我相信  
雨雪会收住脚步  
阴霾总会散尽  
尽管天空正噙着痛疼的泪水

# “不夜城”的暖冬

李凌云

室外零下6摄氏度。夜幕下,“不夜城”大门外超市门前,几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你推我搡,像浪花一样不停地涌动。

进入冬天,我在“不夜城”遇见好几个这样的场景。看门的老人大概怕孩子们闹过了头,引起不必要的争端,便伸长喉咙,像打鸟儿一样一竿子打在那棵树上——鸟儿们蹭的一下瞬间没了踪影儿。大剧戛然谢幕,超市门口顿时冷清下来,唯有超市门前的灯火,在黑暗的天幕下分外耀眼。

小城唯一一所高级中学就在“不夜城”东边,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不夜城”是新建小区,住户少,住进来的80%又都是陪读的租住户,因此有些说不出的冷清。

同事革和我一样也租住在“不夜城”。我租的房子里没有电视,天天上班也看不了几个小时,懒得再挪腾家里的电视,晚上的时间若不看书,我们就相约下楼,一起在附近转转。每次聊天都很奇怪,不论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莫名其妙地与“我们上学那会儿”扯上关系。

父母对子女的爱似乎也“与时俱进”,到了我们这一代好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若不然怎么会出現陪读的现象?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8点一刻,学校那边依旧灯火辉煌,一个个明亮的窗口积木一样垒叠在一起,宛若在搭建一座通向知识圣殿的天梯。与之相比,漆黑的小区显得局促而又狭小,像一座蜷缩在冬夜里寒窘的茅舍。唯有“不夜城”门北公路边上卖麻辣烫的小摊,像一粒纽扣,把“不夜城”和对过的学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小摊正冲着学校西门。适逢课间,推前围满了人,灯火通明云雾缭绕的小摊,宛若腾云驾雾般刚刚落地,一双双递钱的手,却早已迫不及待地埋藏在推前的云雾里……

仿佛被一股巨大的力牵引着,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看过去,心,不觉中就被烟火气暖化了。

王晓霞

2019年六七月份,我与13位援青人员,一同踏上了奔赴高原的行程。

初到西宁,青海省演艺集团的领导就向我推荐:“锅庄,是西宁的一大景观,抽空你一定要去看看。”

说来也巧,不久后,我与援友、故宫博物院的两位老师,在青海省民族博物馆食堂吃饭,听说附近的新宁中心广场就有跳锅庄的,顺便就去看了。

新宁中心广场很大,不仅靠近省民族博物馆,离省图书馆、省美术馆、省文化馆也很近。广场两侧被碧绿的国槐环绕,浓荫如盖,四角为绿地,还有大片的樱花林,空旷而通透。

广场上热闹异常,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有跳舞的,唱歌的,有练太极剑的、放风筝的……而跳锅庄最为抢眼,也是关注度最高的一道风景。

锅庄舞,又被称为“果卓”“歌庄”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民间舞的一个类型,主要传播于西藏昌都、那曲,四川阿坝、

甘孜,云南迪庆及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区,2006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锅庄舞的起源也许要上溯至公元七世纪前。有专家研究发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马家窑文化的纹彩陶盆内壁上绘制着人形舞蹈图案,他们头上戴着宽大的头饰,下身穿着裙装,手拉着手,围成圆圈,据说这是锅庄舞的早期雏形。

锅庄舞的包容性很强,老少皆宜,自由组合,来去随意。只要在舞蹈队伍中穿行,不管认不认识、舞姿优不优美,都能牵起温暖的手掌,尽情抒发心中的感动与快乐。

广场上跳锅庄的队伍里,男女老幼伸开手臂,上下摆动,迈开步子,跳起舞来,一点都不忸怩。在西宁期间,每逢重大节日,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盛装参加锅庄舞,气势如虹,摄人心魄,人们沉浸在色彩与欢声笑语的海洋。

有人说,氛围是锅庄的生命。跳锅庄的队伍里,女人身着藏族长裙,腰束宽带,亭亭玉立。男人舞姿帅气、洒脱,充满张力,他们腿部的动作矫健有力,又不失灵活多变,动作以弧线为主,像雄鹰盘旋奋飞。置身其

中,我仿佛看到了青海湖的湛蓝明澈、祁连山的银装素裹、塔尔寺的经幡飘动、金银滩的绿浪滚滚……

情之所至,不吐不快。一首《西宁“锅庄”》呼之欲出:在西宁,在广场/我们跳锅庄啊,跳锅庄/跳的西宁蓝,跳的高原绿/跳的河湖清,跳的天地广/跳出北山烟雨的朦胧/跳出南山湿地的风光/跳出特色商街的繁华/跳出新潮新区的时尚/跳出美丽小城的夏都美/跳出一街一景的新气象。

在西宁,在广场/我们跳锅庄啊,跳锅庄/跳的格桑开,跳的雪山望/跳的草原绿,跳的菜花黄/跳出万山之宗的雄奇/跳出三江并流的湖光/跳出丝绸之路的璀璨/跳出生态家园的春光/跳出一呼一吸的心舒畅/跳出激情如火的神飞扬。

我终有所悟,跳锅庄之所以风靡青藏高原,是因为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任何一种轻飘飘的舞蹈都无法传达其气概,任何一种舞蹈语汇也无法轻易诠释其气韵。唯有锅庄,热烈奔放的锅庄,时急时缓,时快时慢,才能衬托上宗水源的大格局,才能与高原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油菜花黄,以及热情好客的人们融为一体。

# 时间走过的地方

张军霞

新买的日历摆在桌前,我却久久不愿撕开第一页,日子仿佛是装在笼子中的小鸟,只要轻触一下日历上的首页,鸟儿们就会飞走,一只又一只,不给你后悔的余地。

去年初时买回来的生肖卡通画,在餐桌边的玻璃门上贴了接近一年,颜色还是鲜艳的。还记得刚把它贴上去时,女儿在旁边认真地指挥:“再往左一点,高了,再往下一点……”当时,女儿穿着漂亮的中国红儿童版旗袍,门牙才掉了一颗,说话有点漏风,却不影响她满脸都是对新年的期盼。如今,她的新牙早就长出来了,旗袍明显短了一截。这些,不都是时间流逝留下的痕迹吗?

2022年初始,我们一家四口各自给自己定下了小目标,女儿说她的字写得不好看,我帮她买了练字的专用纸,她每天写一页,不知不觉写下了厚厚一大摞,把最后一页和第一页对比一下,不由感叹:果然大有进步啊!儿子已参加工作,他的目标是提高工作业绩,提升业务能力。一年过去,他果然把更多业余时间用在了学习方面,就连偶然回家休假,还不忘用平板来听课。我想,他拿不拿年终奖并不重要,这种不断为自己充电的劲头就值得点赞。

先生不喜欢给自己定目标,他业余时间最喜欢看书,我家收到的快递当中,至少有一半是他源源不断买回来的书。他不断看书,又不断把心中所想变成了笔下的文字,最后变成了报刊上的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收获。

我是动手能力极差的人,胆子又小,虽然几年前就费尽周折拿到了驾驶证,却一直不敢开车。于是,在春天时痛下决心买了辆家用新能源小车。最开始每次启动它,我总要拉着对门的邻居作陪,人家在旁边指挥着,我还是开得战战兢兢。后来终于鼓起勇气自己上路,虽然从家到单位只需要过两个红绿灯,但每次还是开得胆战心惊,车速比路边骑自行车的人还慢。如今,我车技没有多大长进,但已经敢带着父母去医院买药,敢开车接送女儿上学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整理手机里的照片,看到这一年吃过的美食、看过的风景,或者亲友相聚时的美好片刻,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原来,这一年里,我们曾有过这么多快乐的时光!

张艾嘉在《戏雪》中写道:“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如果时间真的可以从头再来,我也想问一问,可以不走吗?

然而,日历翻过剩下的就都成了回忆,有一些瞬间,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回想时却胜万语千言:让时间走过的地方,多一些幸福的印迹。这样想着,我轻轻撕下了新日历的扉页。

# 春日童言三则

张庆和

## 小树想发芽

春天的脚步咚咚作响,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小树被吵醒了,它伸个懒腰,嚷嚷起来:我想发芽!我想发芽!

这声响惊动了风。风走来,轻轻拍了拍小树:发芽吧,我给你梳妆。小雨来了,见小树一副帅气的模样,拉起它的小手:脸蛋上还有点灰尘,我帮你洗个澡吧。

小草从河边赶来,穿着一身嫩绿的衣服,山坡上花朵也争先恐后地涌来……

一群蝴蝶经不住吸引,绕着小树翩翩起舞。一群鸟儿也被感染了,纷纷亮喉,为发芽的小树歌唱。一对紫燕从远方飞来,嘴里衔着一朵云彩,说要献给发芽的小树,祝小树快乐成长。

## 云朵·落叶

天空飘过云朵,秋树飘坠枯叶。该去时就去,该落时就落。不贪恋风光的枝头,不遮掩明丽的日月。

云对叶讲,叶对云说。不论住在高处,还是匍匐低坡,悠悠岁月里,都是过客。

## 绿,冲撞蓝天

大地以稚嫩的芽柄为钥匙,打开了春天的大门;春天里,一拨拨花裙子,把大街小巷踩成了一条条悠悠的嫩枝;

春天的郊野是一枚铜钱,引诱着人们一边挥洒喜悦的汗水,一边急急地向它奔去;

春天多情,每片树叶都是翕动的口唇,悉心倾听,就能听出它们激动的心音;

三月的风雨如酒,一场雨后,树枝们醉了,树干们也醉了,醉成一簇簇摇曳的舞姿;

阳光被摇动的枝条锯成亮晶晶的光片,鸟儿们驮着爱春惜春人的目光飞向远方;

秋天以果香慰藉大地,冬天以雪花亲吻大地,春天以绿冲撞蓝天。



## 《庭院》

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徐悲鸿作品”主题展中,《庭院》(1942年,布面油画)以其朴素儒雅,以及笔法上的“笔墨淋漓”,彰显了写实之外的浪漫一面。

视觉中国 供图